

澳門普濟禪院所藏大汕自畫像 及大汕廣南航行與重修普濟的關連

姜伯勤*

自1992年以來，在饒宗頤先生啟發下及鄭煒明先生嚮導下，筆者數度參訪了澳門普濟禪院。筆者深深為這所觀音堂在近代澳門文化史上的豐富內涵所震動。

繼筆者於1993年發表〈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¹⁾之後，1995年又發表了〈大汕禪師的澳門南海航行與唐船貿易圈中的禪宗信仰及媽祖禮拜——兼論17-18世紀之交唐船海客的宗教倫理〉⁽²⁾。討論之餘，仍有如下一類問題有待探索，如：

——據汪宗衍先生記載，普濟禪院祖堂曾供奉有大汕自畫像，這一自畫像的來龍去脈怎樣？

——盛傳大汕自廣南歸來後，以所獲鉅資重修長壽寺的同時亦重修了普濟禪院。大汕與普濟禪院的緊密關係究竟形成於何時？且與大汕往廣南（今越南）的航行有何關連？1997年10月至12月，筆者在池田溫先生關照下，得日本學術振興會資助在東洋文庫訪問研究兩個月。1960年陳荊和先生出版的《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³⁾，就曾利用了東洋文庫的藏書。此行使我有可能在陳荊和先生工作的啟發下研讀了《大南實錄前編》、《大南一統志》諸書。1995年以來，筆者為大汕自畫像事又先後參觀訪問了普濟禪院、廣州美術館、廣州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錢穆圖書館。茲就近年讀書所得，對前述有待考究的問題作一補論。

澳門普濟禪院祖堂大汕自畫像及〈蓮座〉考察

汪宗衍先生1938年3月5日致陳垣先生信云：“頃遊普濟寺，寺為大汕建，有其自畫像。”這是目前所見的有關普濟禪院祖堂大汕自畫像的較早的繫年記錄。則1938年時，普濟禪院已藏有此像。汪兆鏞先生《嶺南畫徵略》⁽⁴⁾卷十一陳良玉〈半帆亭修禊詩〉條按語云：“案澳門普濟禪院有大汕小像，

亦一頭陀也。”則此像為帶髮的肖像。陳良玉〈半帆亭修禊詩〉，見《梅窩詩鈔》。

《藝林叢錄》載〈大汕和尚與王漁洋〉，季子著。略云：普濟禪院裡祖師堂供奉大汕自畫像乙幀，有作披髮頭陀像，面孔和《離六堂集》卷首插圖相同。曾見〈石濤種松圖〉臨本（在石濤年譜裡），也是個頭陀相，他們就是不肯剃髮，不肯降清的意思。這一個頭陀相是很有意義的。⁽⁵⁾

陳樹榮先生指出，澳門普濟禪院祖堂畫像於本

*姜伯勤，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此文收稿時間為1998年秋。——編者特誌）

大風



大汕和尚自畫像
藏 滬 滬

半月刊
第十九期

【版出日拾貳月玖年拾叁國民華中】

文
化

澳門普濟禪院所藏大汕自畫像及大汕廣南航行與重修普濟的關連

世紀40年代曾在香港《大風》雜誌發表。

查1941年9月20日在香港出版的《大風》半月刊第98期，封面發表了〈大汕和尚自畫像〉，下署“遐庵藏”，則本作品的公開發表，當與葉遐庵先生有關。該像大汕當為趺坐，雙足為僧袍遮住，酸枝椅前有兩隻空履。

今考廣州美術館藏盧振寰先生摹本與《大風》發表本幾乎雷同。此摹本題“石濂大汕禪師遺像”，下題“民國十八年浴佛節後三日博羅盧鎮（振）寰繪番禺胡毅生題”。此像繪大汕紅袈裟，頭陀裝，手執拂塵，坐酸枝椅上。則盧氏摹本作於1929年。

關於盧振寰摹本，黃般若先生〈大汕和尚自畫像〉⁽⁶⁾一文曾提及：

“寫真”這部門的藝術，在我國歷史上雖然有過不少的名家，也有過不少有趣味的藝壇逸事，但是寫真的專家，實在也不多見，如大汕和尚的寫真藝術的成就，大概在民國前這二百多年，也可算數一數二的人材了。十年前，我和文友嚴南方、畫友葉因泉、謝啟們，同遊清遠峽山飛來寺，曾和寺僧借觀飛來寺的寺寶大汕自畫像，大汕畫廣州各大叢林的高僧圖，大汕十八應真像冊，黎簡的金剛經墨跡，高僧的畫志，傳神惟妙惟肖，而最精的還是大汕的自畫像。該畫高約三尺，寬約二尺，像蓄髮，作頭陀狀，身披袈裟，用筆細靜，設色妍麗，袈裟的織錦巧奪天工，而這像莊嚴肅穆，是最大的成功。

黃般若先生又云：

偶讀陳良玉〈半帆亭修禊詩〉曰：“初地何嘗感廢興，一番謠詠到南能。把公遺像還堪笑，我亦居家有髮僧。原注：（寺）康熙中曾構獄事，頃睹（觀）石濂畫像，乃一頭陀。”想陳氏所見之大汕像，即為此圖。抗戰前一年，飛來寺住持，由六榕寺僧鐵禪兼領，後鐵

禪借故“重新裝裱”，把這幾種名貴的廣東文獻，帶來廣東六榕寺……（現六榕寺存的大汕像，是畫友盧振寰摹臨的）。

原藏清遠峽山寺（峽山寺為大汕長壽之下院）的大汕自畫像，黃般若先生早年曾前往拜觀，1937年左右該畫又被帶到六榕寺，盧先生因有此摹本。黃般若先生對此畫評價極高，認為是18 - 19世紀二百年間寫真畫的極品，並認為清代陳良玉所見之大汕遺像，亦當是此像。

考傳世之大汕畫像掛軸，不止此一幅。1940年香港舉行的廣東文物展覽會，展出黃般若藏釋大汕像，繪一青年披髮大汕，席地而坐於一大蒲團上。姿態優雅，似不屬黃般若先生在清遠峽山寺所見的“莊嚴肅穆”之自畫像。

普濟禪院祖堂今有楹聯云：“長壽智燈傳普濟，峽山明月照蓮峰”。則澳門普濟禪院將廣州長壽寺、清遠峽山寺看作其“上院”。而峽山寺藏大汕自畫像、澳門普濟禪院藏大汕自畫像及盧振寰先生摹本，當出於同一祖本。澳門普濟禪院此自畫像屬於何時奉來，則待考。

考1662年頃，屈大均尚為僧人且法名釋今種之時，曾前往澳門。印光任、張汝霖所著《澳門紀略》⁽⁷⁾中，收入釋今種澳門詩多首。其〈澳門詩〉云：“南北雙環內，諸番盡住樓。薔薇蠻婦手，茉莉漢人頭。香火歸天主，錢刀在女流。築城形勢固，全粵有餘憂。”屈大均1662年還俗，1669年頃曾為在廣州城內西橫街獅子林“賣畫觀音”的大汕和尚護法。因此，如果屈大均（今種和尚）曾於1662年去澳門⁽⁸⁾，則當時大汕尚未開法於長壽寺。

此後與普濟禪院有密切關係的一位僧人是成鷲。鄧之誠先生《清詩紀事初編》卷二“釋成鷲《咸陟堂詩集》十八卷文集二十五卷”條有云：

與陶環、何絳結生死之交。環字握山，絳字不偕。致握山（陶環）地下書，屢言握山失卻出家機會。蓋以出家為隱語，即謀恢復再

◀ 遐庵藏大汕和尚自畫像（1941年香港《大風》雜誌第98期圖頁）/本文作者提供 / 原圖為8開張幅度

平高可雲新
心平石寧如
園林接園

主之官為老
果育學在州
老

浦鷓學海
白業苦
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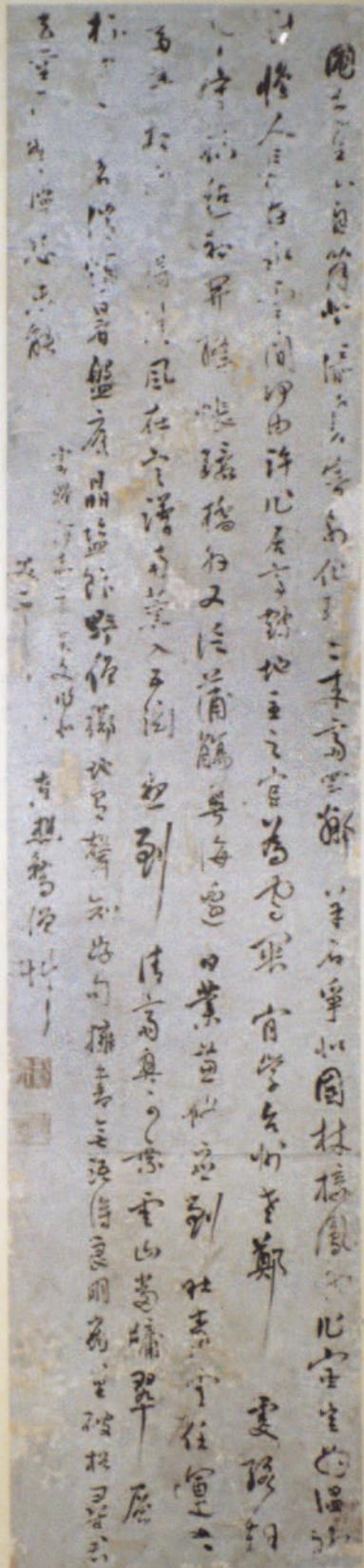
衡
也到
清高為真
之紫雲

揣地只聲
知好句擁
書王法待

心

東想新
從





造。環、絳皆熟於海上，奉永曆正朔者。故成鷺往澳門主普濟禪院，又嘗渡海至瓊州，蹤跡突兀，實有所圖。(9)

考1697年（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成鷺曾住澳門普濟禪院，賦詩寄鐵城東林諸子：

但得安居便死心，
寫將人物寄東林。
番童久住諳華語，
鸚鵡初來學歛音。
兩岸山光涵海鏡，
六時鐘韻雜風琴。
祇愁關禁年年密，
未得開心縱步吟。

成鷺曾在香山東林庵住錫七年。此時在香山附近的普濟禪院懷想香山東林諸子。鄧之誠先生據其在普濟禪院的活動，進一步推證其參與“復明”運動。(10)

次年，即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成鷺離開香山入鼎湖山修志。而1698年正是大汕於1696年秋自廣南（越南）航海歸來的第三年。鄧之誠先生注意到：成鷺“與屈大均、梁佩蘭皆有唱酬，獨無一字及大汕，或深鄙之”。(11)值得注意的是，大汕與前舉北田五子何絳等亦有交結。1940年香

港廣東文物展覽會展出霍炎昌藏〈明遺民詩屏（之一）〉有北田何絳詩，詩云：“康州城接粵江湄，處士門前花滿陂。”〈明遺民詩屏（之二）〉則有“長壽大汕”詩，詩云：“西江澄練色，南極俯清溪。古柏流杯影，新詩選葉題，海雲銷客傲，山月傍人低。且喜周□□，天長逸老棲。”(12)則某年某月某日大汕與何絳一起在西江之康州，與某處士家祝宴，時值冬日。則大汕與北田五子之何絳等有來往，俱為遺民。而成鷺之不提大汕，似與兩人曾先後與普濟禪院發生干繫一事有關。

可以這樣推測：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成鷺離開普濟禪院去鼎湖山。此時正值大汕自廣南攜修寺鉅款歸來。正如傳說所云，大汕回國後出資重修普濟禪院。因此，大體從表面上看，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以後，大汕因重修普濟禪院而被認為是普濟禪院的太祖和尚。

今澳門普濟禪院祖堂有〈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其中有：

洞宗第二十九世開建長壽石濂大汕太祖太老和尚
飛來

洞宗第三十世慶餘興宗太祖太老和尚

洞宗第三十一世普濟第一代主持主席長壽循智法楷太祖太老和尚

洞宗第三十二世崇嵩老大師

洞宗博山下象林第十代普濟主持靜持一覽太祖和尚
始創慶壽

洞宗三十三世長壽首座真源濬老大師
建首慶壽

洞宗三十四世長壽首座秉機存老禪師
重修普濟

此祖堂譜系似由秉機存老禪師作為長壽首座而重修普濟寺時所追述。則自大汕（二十九世）至秉機存（三十四世）之五世間，普濟寺一直是由長壽首座掌管，亦即普濟寺被看作長壽寺的下院。

如前已述，石濂大汕作為開建長壽寺之太祖太老和尚，其正式管轄普濟寺應在1698年以後。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大汕自廣南傳法歸來，攜回重

◀ 普濟禪院現存成鷺遺墨（從左頁局部放大鈐文可辨） 柳 連攝

負薪圖



修諸寺的鉅款。因此，我們不能不對大汕在廣南的航行再作一探討。

釋“澳門帆掛”：大汕詞 〈渡江雲·安南書聘〉箋釋

饒宗頤先生〈清詞與東南亞諸國〉有云：“清初，越南英宗（即義王福溱）嘗令國恩寺僧謝元詔（潮州程鄉人）如廣東，延請石濂和尚南來，招聘至再。石濂即廣州長壽庵住持。……《離六堂集》附詩餘，有〈渡江雲·安南書聘〉一首云：

羈縻荒服國，版圖曾定，航海便風潮。澳門帆掛入，嶺去分茆，土地頗豐饒。曾通短札，在前王，未及新朝。那知到，臭名猶在，書聘竟相招。

難消。兼金一笏，花杖藤條。更奇南香表，專使敬，黃封手舉，煥爛龍彫。春明約駕紅船候，望甘霖，露灑枯苗。誰說是，乘桴嘆為無聊。

饒先生云：“詞不見佳，但可備中越文化交流之故實。”又謂大汕“在越所見山川風土，題詠甚多，載於《海外紀事》中，大率皆近體詩。惟〈渡江雲〉為倚聲，尤可珍異。”⁽¹³⁾ 陳荊和先生著有《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胡適的日記》1962年2月5日（舊曆壬寅元旦）日記有云：

看陳荊和的《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新史料是影印的大汕（石濂）和尚的《海外紀事》六卷，原藏四明盧氏抱經樓，後歸東洋文庫。……大汕和尚於康熙三十三年（1694）受“大越王”阮福周的禮請，乘海船到順化；次年十一月回程遇風，又折回順化，住到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始回廣州。《紀事》所記祇是卅三年八月到次年十一月的事。

這個和尚能詩，能畫，“多巧思”，能做

海外買賣，賺了大錢，交結名士貴人，是一個有大魄力的狂妄和尚。⁽¹⁴⁾

茲參據陳荊和先生書及《大南實錄》、《大南列傳》、《華夷變態》、《救狂砭語》諸書，將該詞箋釋如下：

曾通短札，在前王，未及新朝。

案：“前王”指廣南大阮政權英宗即義王阮福溱。《大南列傳前編》卷六：“英宗皇帝嘗令謝元詔如東求高僧，聞濂飽禪學，乃往請。濂喜，遂與元詔航海南來。既至，居之天姥寺，顯宗皇帝嘗召見，與談禪教。上愛其精博，甚寵異之，善几諫，亦有補益。”此記須訂正者，“遂與元詔航海南來”一語不確。

考《大南列傳前編·謝元詔傳》云：“謝元詔，字煥碧，廣東潮州程鄉縣人，年十九，出家投報資寺，乃曠圓和尚之門徒也。太宗皇帝乙巳十七年（1665），元詔從商舶南來，卓錫於歸寧府，建十塔彌陀寺，廣開象教。尋往順化（今承天府）富春山，造國恩寺，築同普塔。尋奉英宗皇帝命，如廣東延請石濂和尚及法象法器。還，奉敕賜住持河中寺。臨病集僧眾囑祕語，授筆作偈曰：‘寂寂鏡無影，明明珠不容。堂堂物非物，寥寥空勿空。’書罷，端然而寂，法臘八十一歲。受戒宰官門徒眾等，造化門藏舍利，奏請記銘，奉顯宗皇帝賜諡曰‘行端禪師’，因為之記而銘焉。”

謝元詔南渡廣南在康熙四年（1665）。如陳荊和先生云：“其卒年雖無史文可徵，但考上引文，當在明王（即顯宗福周）登位初年，且在大汕來越之前，即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上半年之間，蓋《海外記事》未曾言及其名。”⁽¹⁵⁾則詞中之“曾通短札，在前王”即指英宗時謝元詔聯絡大汕事，其時大汕應已收到一短札。

那知到，臭名猶在，書聘竟相招。

長嘯圖



案：大汕於廣南頗有名望。《大南列傳前編·石濂傳》云：“石濂和尚，號大汕，厂翁氏，清浙西人，博雅恢奇，凡星像律曆衍射理數篆隸丹青之屬，無有不曾，而尤長於詩。明季清人入帝中國，濂義不肯臣，乃拜辭老母，剃髮投禪，杖錫雲遊，凡山川名勝，足跡幾遍。”

《華夷變態》卷二十二，元錄八年乙亥（康熙三十四年，1695）三十六號廣東船之唐人報告：“廣南王一向皈依佛教，素慕居住廣東之長壽庵禪僧石蓮道德盛成，故去秋曾差陳添官兩名為專使，前往廣東招聘。石蓮有感廣南王正信之心，召集僧俗弟子凡百人，於今年正月中旬，自廣東出船。”⁽¹⁶⁾

難消。兼金一笏，花杖藤條，更奇南香表。專使敬，黃封手舉，煥爛龍雕。

案：《海外紀事》卷一云：“詎（甲戌年，1694）八月初四日，知客叩門，稱大越國專使至。見之。使，閩人也，捧黃封甚謹，拜而將命享禮南金、花藤、黃絹、奇南之屬。獻畢，踞而請曰：大越國王馳慕老和上有年，今特焚香遙拜，奉尺書聘於獅子座前，伏乞道駕往化。允行，則國之福也。計自前王有書，并今凡三次矣。”

廣南之國書常附貢品，南金即南國所產金子，花藤作藤杖用。奇南又作“琦南”，為香料。廣南王三次以“國書”敦請大汕，其禮不謂不重。趙執信《因園集》卷五有〈長壽庵贈石濂上人（近始浮海歸自安南）〉，又有〈石公刻所著海外紀遊集未竟，余因以觀海詩屬之，復有此贈〉，又有〈酬石上人惠日南藤杖因以為別〉，則大汕每以日南藤杖為餽贈物。

春明約駕紅船候，望甘霖霑灑枯苗。

“春明約”，當指甲戌年（1694）約定，明春即乙亥（1695）年春天啟程。陳恭尹《獨漉堂集》卷三中有〈乙亥元日送石公泛海之交

趾說法〉。

“紅船”，如謝方先生指出，越南海船都是沿海航行的船隻，紅船長狹如龍舟。大汕云“因識紅船利涉，為人力強，雖海濤奔湧，而能殺其勢使平以隨舟也”⁽¹⁷⁾。“甘霖霑灑枯苗”，乃因廣南天旱，聞大汕有求雨法術事。樊昆吾著《南海百詠續編》云：大汕“附賈舶至安南，時方亢旱。國主募術士祈雨，汕乃大書寓門曰‘頭陀有甘霖出賣’。國人震傳，迎至郊壇，觀其所為。汕作法三日，而甘雨大霑。國主延居王宮。”

潘耒《救狂砭語》載〈與長壽院主石濂書〉云：“座下在廣州出賣風雲雷雨，居然登壇祈禱，一驗一不驗，既為廣人所笑，何復以此誇於海外耶？”其〈致粵東當事書〉云：“又自言有出賣風雷之舉，皆詭誕不經。”同書〈再與石濂書〉云：“往年廣州苦旱，公大書於門出賣風雨，致有迎請登壇。初得微雨，而公云：此非吾法所得之雨，吾雨當於某方起雲，某時發風，某刻降雨，當幾寸幾分，已而皆不驗。……賴王將軍力救，乃得免。”⁽¹⁶⁾

又據《海外紀事》卷一有云：“國中左右丞相、四大屯營，及國元老東朝侯、學士豪德侯、王兄禮泉侯、韶陽侯諸大老數與接見。聞余在中華，有出賣風雷祈雨之舉，欲啟王請祈一壇。”“隨論及祈雨事。余默然良久，答曰：不消祈禱，老僧遠來，感王信心，聊以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字相報。”則大汕似未於廣南祈雨，而《南海百詠續編》所記似屬傳聞，不確。

案：大阮王禮請事，饒宗頤先生、陳荊和先生均有詳釋，僅綜錄如上。而此詞之首尾之句，可作進一步補注。其首句有：

羈縻荒服國，版圖曾定，航海便風潮，澳門帆掛入，嶺去分茆，土地頗豐饒。

據《海外紀事》卷一，正月十五夜，大汕



讀書圖

率百餘人登舟於西濠，海船則候於黃浦。平明達黃浦，登海船。過午開船，經番禺、東莞。“將近虎門里許，舟忽淺，蓋沙阜游移。”“停舟夜半，北風驟作”，“比曉，風雨連天”，此“航海便風潮”是也。

所謂“澳門帆掛入”，乃如《海外記事》卷一所云：“頃之，一人坐小舟來，乃粵海關差收稅票者。停舟復加整頓，駕小船，往山溪取淡水。水櫃皆滿載。引路兩小船遣去，哀小脚船載之舟中，便復張帆。”此“澳門帆掛入”之謂也。

考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開海禁。康熙二十四年（1685）設粵海關。則1695年大汕南海航行已在粵海關開設十年之後。梁廷枏《粵海關志》卷七〈設官〉云：粵海關“廡舍在廣東外城五仙門內，康熙二十四年以舊鹽政署改建，又有行廡在香山縣澳門，監督時出稽查，……管理總口委員七員，一大關旗員，一澳門總口旗員，……以澳門為夷人聚集重地，稽查澳夷船往回貿易，盤詰奸宄出沒，均關緊要，是以向設立旗員防禦兩員，一駐大關總口，一駐澳門總口，每年請將軍衙門選員前往彈壓。一切關稅事務於大關、澳門為總口，又分附十小口。”卷七云：“蓋澳門為粵海關五大總口之一，設有旗員防禦一名，又有總書一名，櫃書一名，家人二名，水手十五名，火夫二名，以稽察進澳洋船，盤詰奸宄出沒。”

大汕所謂“一人坐小舟來，乃粵海關差收稅票者”，此人或為粵海關澳門總口之“行役”。則大汕所乘商船在黃埔啟航前，已辦妥納稅及“稅票”手續。大汕此次出航當經歷了與粵海關交涉的過程。

潘耒《救狂砭語》之〈再與長壽石濂書〉云：“通洋一節，汝既甘心為賈豎之事，亦不汝責。所責者，私出禁物耳。而汝抵賴言，衣籠枕箱，皆經盤驗，方許放行。不觀汝紀事中諸詩，今日懷拜將軍，明日懷張方伯，今日懷

丁樞使，明日懷陳廣州。一省貴官，皆汝交厚，而誰盤汝之衣籠，誰驗汝之箱篋乎？干禁之物，歷歷可指，而我不遽形之紙墨者，正恐有礙地方官也。”

又，潘耒《救狂後語·別錄》，〈李萊圃來書〉云：“即其往安南，乃賄李承差，詐稱職官，偕用頂帽朝服，送至彼國。”所示“偕用頂帽朝服”，或係謠言。

大汕《海外紀事》卷一，有〈渡洋歌·寄懷琅公大司馬〉末云：“懷公建節南交州，吾意與海同悠悠。”同書卷三有〈寄丁常侍澹光樞使〉，謂廣南阮氏“雖不明綱常，尚復知臣主，問我中朝彥，承恩近誰溥。為述丁黃門，奉命來大庾。耳目寄親臣，邊關托肺腑。”“大越請貢心，歸為陳縷縷。”則大汕果然與皇家駐粵之宦官樞使有所交結，并希冀其將阮氏欲進貢的信息帶到京城去。

又，此詞之末句為：

誰說是，乘桴嘆為無聊。

案：潘耒《救狂砭語》〈與長壽院主石濂書〉云：“海禁甚嚴，今雖暫開，而私通外洋，闡出禁物，終非美事，縱無禍患，而以堂頭為賈豎之事，亦恐有玷門風。”

大汕受此“私通外洋”的指控後，曾“勃然發怒”，次日致書潘耒二通，逐條駁斥。潘耒〈再與石濂書〉謂：“汝不知悔悟，而徒強辯飾非。”此〈渡江雲·安南書聘〉之末句，亦可視為對潘耒之流指責大汕南海航行的一種反駁。

大汕在廣南順化禪林寺會安彌陀寺傳戒

大汕自1695年2月27日（正月十五）啟程後，正月二十七日抵達會安港外尖碧羅（Poulo Cham），正月二十八日到達阮福周政權所在之順化城，並進住禪林寺。《海外紀事》卷一云：“歸至禪林，已



大汕自畫像傳之

浮遊半子集 卷上 如敬集

三鼓矣。”

當日大汕見阮王福周於宮中，阮王篤信佛教，宮中“金相儼然，幡幢魚磬與叢林無別”。大汕禮佛，“王自掌磬炷香。已而設香案，以師席奉，退居弟子列。”阮王對大汕說：“弟子心慕老和上道風，亦既有年，今幸不我遐棄，願垂開示，得正所從。”可見，阮王的宗教要求，是促成大汕此次南海航行傳戒的主因之一。

至禪林寺下榻後，“未明，而官民男女填塞階下，見必攜銀錢、檳榔、鮮饍。禮拜已，頂戴而獻，俗為之賀雲。泊是彌月不絕。”大汕在禪林寺獨居之室，作〈上王啟〉一通。其中，大汕有詩云：“昨歲瑤緘到五羊，群稱重道出殊



方。輕杯敢負三生約，大海真成一葦航。”又云：“大鑑當年庾嶺回，於今吾道又南開。譯華未共鳩摩至，應現聊隨寶志來。”大汕回應去年阮王的邀請，一心繼承六祖大鑑惠能禪師的精神，向南傳法，此“於今吾道又南開”之謂也。

考禪林寺見於《大南一統志》⁽¹⁹⁾，其卷二“寺

▲ 普濟禪院後山“大汕宗風”石牌坊

◀ 石牌坊背面左翼“鷲嶺”匾額 柳連攝



觀”條云：

禪林寺，在安舊社，相傳石濂和尚所造，景致幽寂。偽西太師裴得宜佔為居所，及宜敗，邑人因舊址修葺。本朝嘉隆年間，承天高皇后損貲重修。今漸傾頹，止存正寺。寺左有大銅鐘一顆，高四尺，腰圍六尺，厚四寸，旁刻：“黎永盛十二年（1716）鑄”。永盛，黎裕尊年號也。嘉隆初，既克北城，載回登庫。後修寺，移置於此。

大汕有〈禪林即事詩〉，唱詠禪林寺，有云：“禪林卓立板橋頭，橫出山岡細路幽。”“薜蘿影裡容僧臥，梵唄聲中散客愁。”又云：“丈室三間覆白茆，高丘半畝入青郊。門前沙浦無蔬甲，戶外圍牆盡竹梢。善病任他塵事擾，避喧猶恐志人嘲。歸期風人占河洛，卜得重離第六爻。”⁽²⁰⁾

《大南一統志》謂禪林寺“相傳石濂和尚所造”，其實是阮王福周1695年舊曆二月初三在禪林寺為大汕起蓋一新方丈。《海外紀事》卷一云：

至次日三鼓，聞外面喧噪聲，乃內監官一人，工部官二人，領軍工盈千來蓋房屋。平明，竹者、木者、夾茆者、削藤者、鋏者、錘者，乘屋而呼、穴坎而下者，連昏達曙，三日夜而成。方丈五間三十二楹，四圍走廊，梁枋板壁地板整截齊舉，又庫寮五間二十楹，同時告竣。⁽²¹⁾

大汕以禪林寺為傳戒道場，遂榜諸山門云：“特設三壇大戒，上列三師七證，嚴結壇儀，對八步龍天，雲集四眾，令求戒者，自將生平所作所為，有過無過，發露懺悔。尤必三壇羯磨，四次審難，清潔法器，方許攝受，至有過重而不許進戒者。”

阮王福周閱讀了此件的抄文後，云：“僧不守戒律，將行牌各府拘僧徒到老和上處，求受三壇具戒給與戒牒，方免其身役稅錢。老和上宜出報單，通知四月初一至初八為三壇圓滿可也。吾統眷屬文

武諸臣，凡信心者，俱求攝受為菩薩戒弟子，乞賜法名道號焉。”

先是大汕自廣州出發時，相隨僧眾一百餘人，并有大宗戒場法器，終因船上四五百人，貨物填委，遂半分僧眾行李，從二船繼發。三月十三日，後船入至順化港。三月初，“十方求戒僧投單已有六百餘人”，三月中，“是時求戒僧已盈千。”

戒場的建設及時完成。“於是左則雲廚、禪堂、雲水堂，右則伺寮、齋堂、讀律堂，庵主寮中為戒壇。”“雲水戒子二千餘眾，各供其職。”

“至廿四日，戒子進堂，威儀馴習，莊嚴刹土。闔國來觀，莫不歡喜，嘆未曾有。”

四月，大汕舉行了以下幾場傳戒活動——

沙彌戒：四月初一，傳沙彌戒。阮王福周“設放堂齋表禮，親到拈香，請上堂法語別錄。”大汕且奉一札報阮王福周，云：“故老僧持贈法名興龍，別號天縱道人。”

比丘戒：四月初六日，傳比丘戒。國母王兄設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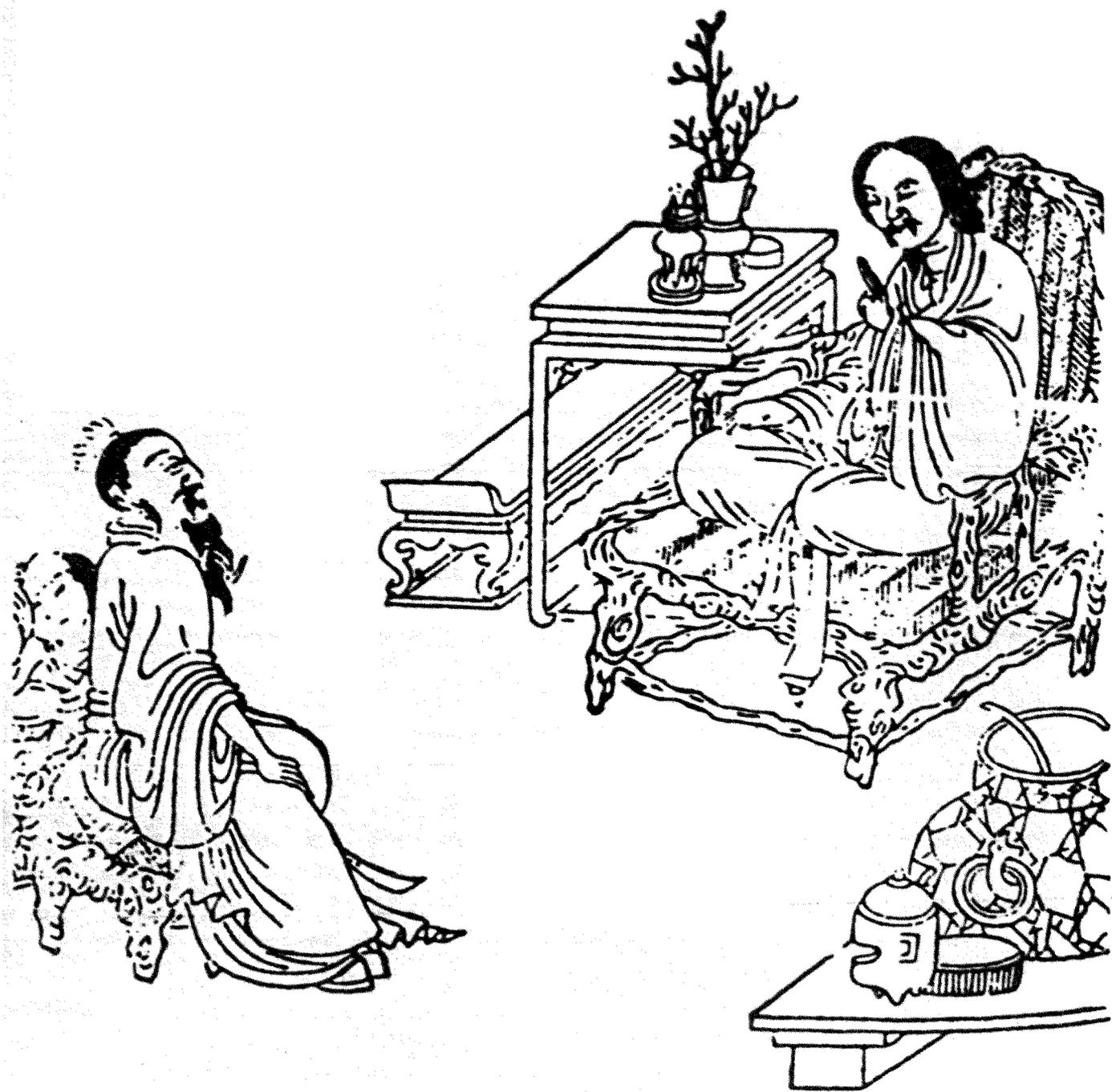
菩薩戒：四月初八日為佛誕日。“王就內院結壇，佛誕日率國母、公主、後宮眷屬，同受菩薩戒。王自為一壇。”⁽²²⁾大汕為阮王開示書卷示之曰：“今王皈依老僧，受持菩薩大戒”，“老僧因以紫羅衣一頂，書此為他日悟道契券。惟王護持自肯，方親不負老僧拭目之望。”⁽²³⁾因此，阮王福周於丙子年（1696）作〈本師《海外紀事》序〉，署名“大越國阮福周受菩薩戒弟子法名興龍頂禮撰於西宮覺王內院之淨名方丈”。當日王率王母、公主、後宮眷屬同受菩薩戒，并跪受護法金湯書。

四月九日，為眾戒子圓菩薩戒。

四月十二日，“率國師兩序，領新戒子行古佛乞食法於國中，兼謝王成就功德。王搭紫衣，兩僧持加持錫具，侍迎於西便門，幢幡引道。兩序僧并新戒一千四百餘眾，各搭衣持鉢，步立整齊，同音稱謝。王莞爾喜，勞延兩序，入供齋侍新戒茶。添鉢錢三百貫，米一百石，著軍人哀至禪林寺，戒牒悉鈐王印。”⁽²⁴⁾

舊曆六月廿八日，大汕及其隨員離開順化，

論道圖



“將午，抵河中寺。……寺處平壤，三面臨水。”
《大南一統志》卷二“承天〈寺觀〉”條：“河中寺在富祿縣河中社，本朝顯宗年間僧人煥碧住持於此。”暮至海口停船。次日於臨時搭建的水閣中見前來送行的國王。卅日，與阮王一道遊圭峰永和寺。七月初一，大汕辭別明王，訪三臺寺。《大南一統志》卷五“廣南〈寺觀〉”條云：“三臺寺在五行山之西，多古蹟名勝。”三臺寺為弘果法師道場。

七月二日抵會安，住彌陀寺，大汕原擬自此上洋艘返國。七月三十日鳴鑼起碇，但天氣不佳，大汕被風阻於岫巖山，又因病回住會安彌陀寺。“王遽命撤禪林（寺）方丈，另蓋於天姥寺，差人候請。”大汕在寫給留在順化的聯絡僧慶愚後堂、天雨知客二人的信中說：“刻下國王又差內官持書請老僧上順化，言方丈寮室、廚庫圍房，從新造在天姥寺，供應俱備，專候行李。”

《海外紀事》卷五記大汕自會安由陸路回順化，住天姥寺。略云：“（十月）十五夜雨，抵天姥寺。寺，舊王府也，周垣古木，門啖清流，漁罾樵斧，往來晨夕，畫樑藻稅，此中之傑構。作詩二首：

梵王宮闕阮王開，玉殿朱門生綠苔。
一代榮光餘草木，千秋花雨結香臺。
庭前雲影山連水，檻外帆飛去復來。
未識謫仙天姥賦，夢遊可是此中來？

當年王氣出中流，霸業還歸梵貝修。
石闕不留奏歲月，敕書尚載漢春秋。
海潮沙界三千里，風雨鐘鳴百八州。
佛火一龕燒柏子，坐消寒月不知愁。”⁽²⁵⁾

此天姥寺後因大汕在此留住八閱月，而成為一大名勝地。《大南實錄前編》卷八，《顯宗孝明皇帝實錄》下，甲午二十三年條：

夏六月，重修天姥寺。命掌奇宋德大等董其役。其制由山門而天王殿、玉皇殿、大雄寶殿、說法堂、藏經樓，兩傍則鐘鼓樓、十王

殿、雲水堂、知味堂、禪堂、大悲殿、藥師殿、僧寮禪舍不下數十所，皆金碧輝煌。閱一年，工完。上親制碑文記之，遣人如清購大藏經與律論千餘部置寺院。寺之前臨江建釣臺。上嘗臨幸焉。（時有浙西和尚，名大汕，字石濂，以禪見得幸，復歸廣東，以所賜名木，建長壽寺。今有遺蹟在焉。）

天姥寺由此亦成為阮福周紀念大汕傳法兼本人進行佛事活動的名寺。

後論

大汕自乙亥（1695）年正月前往，至丙子（1696）年六月返回，在廣南滯留約一年半。有兩件事給大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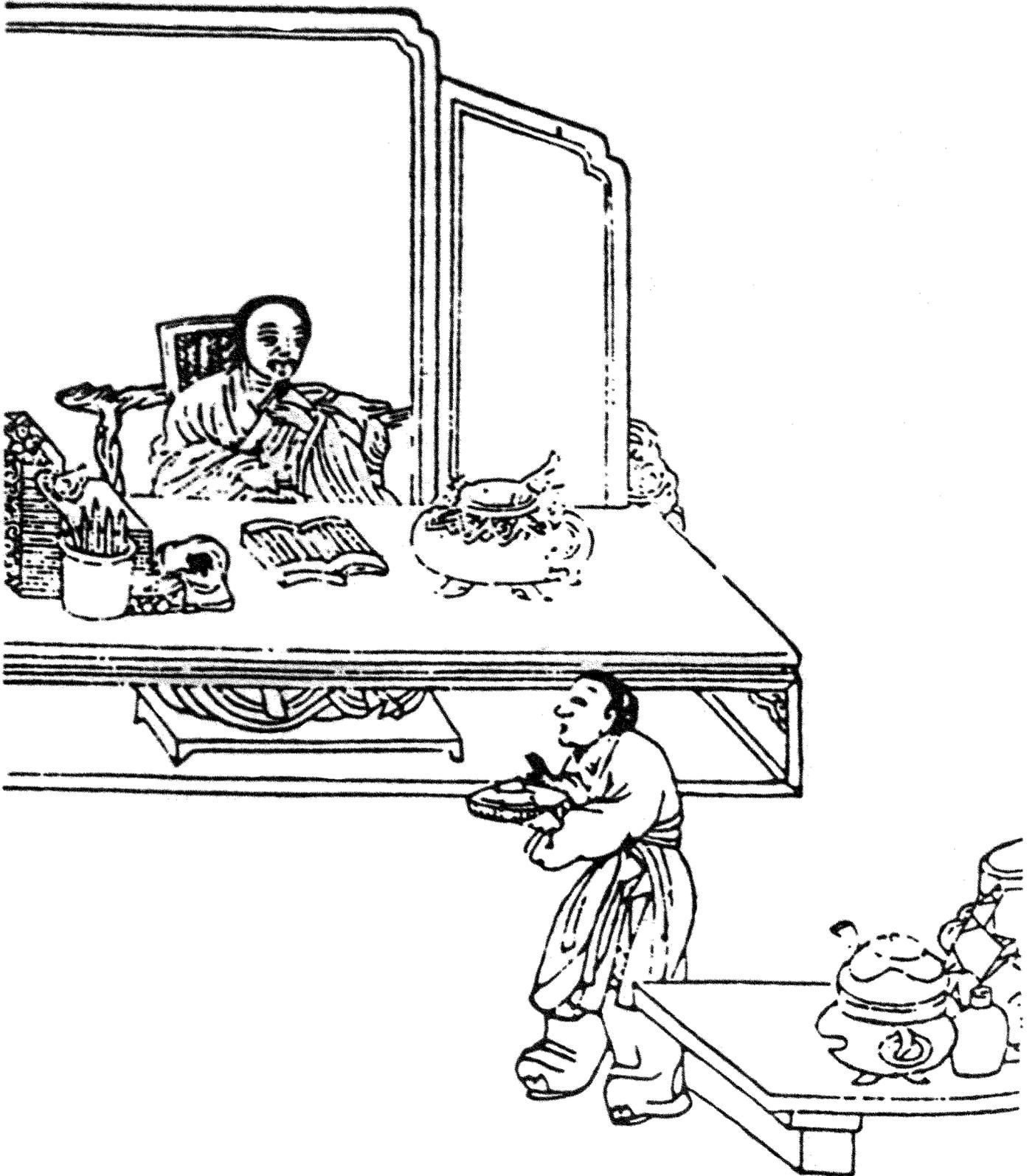
一、當時處於漢字文化圈的廣南的中華式大乘佛教的發展，給大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大汕亦意識到他掌管的長壽寺乃至澳門普濟寺在這一文化圈中可能有的地位。

大汕此行先後巡禮廣南順化禪林寺、河中寺、圭峰永和寺、五行山三臺寺、會安彌陀寺、順化天姥寺等。受其傳戒者累計二千餘人。

如果說暹羅等地是小乘上座部佛教的流行地區，則廣南是漢式大乘佛教流行的地區。《大南一統志》卷二〈寺觀〉載有眾多寺名，如：光德寺、慶雲寺、天印寺、富屋寺、光葆寺、葆山寺、延壽寺、報國寺、金仙寺、國恩寺、慧林寺、慈曇寺、圓覺寺、禪林寺、普光寺、淨土寺、東禪寺、天臺內寺、圓通寺、天和寺、慈孝寺、祇園寺、祥雲寺、金光寺、靈覺寺、法雨寺、慈林寺、紹隆教主寺、慶山寺、廣濟寺、德山寺、葆林寺、天興寺、慧明寺、崇化寺、河中寺、沂江寺、山松寺、慧雨寺、博望寺、皇覺寺、伏曇寺。同書卷三〈僧釋〉“謝元詔”條記及歸寧府十塔彌陀寺、富春山國恩寺。

《大南一統志》卷五“廣南·寺觀”條又有：三臺寺、寶珠寺、龍興寺（先朝敕賜）、永安寺、彌陀寺（在東安洲，金扁金聯，今廢）、福海寺、

註書圖



寶光寺、福林寺、萬德寺。

《大南一統志》卷十五〈寺觀〉有：靈雲寺（在宜祿縣安場社，唐高駢所建）。

在這些漢式大乘佛寺中，不乏漢地前往的移民。如《大南一統志》卷三〈僧釋〉“覺靈”條：“覺靈，號玄溪和尚，廣東人，臨濟正派三十五世也。少好遊俠，精武藝，以仇殺人，遂逃於禪。初航海至東浦，為遊方僧。”

在拙稿〈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一文中，曾指出：中國禪宗三祖僧燦弟子毗尼多流支，在越南弘法，其法徒自法賢（626年）下傳至依山（1213年）凡十九世。中國禪宗在越南影響最大的有四家：百丈懷海、雪竇重顯、大慧宗杲、圓悟克勤。⁽²⁶⁾

當大汕去阮氏政權時，這個政權提倡佛教，提倡禪宗，而阻擋天主教的進入。《大南實錄前編》卷七己卯八年秋七月、冬十月：“復命嘉定查捕花郎道，凡西洋人卒居者并逐歸國。”

面對這種形勢，大汕深感他自己所主持的廣州長壽寺，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把長壽寺稱作“十州三島沙門總馬頭”。大汕所寫〈重建長壽因緣疏〉云：

惟茲長壽，敕賜前朝。區落三城之西，襟帶百粵之秀。歷皇圖六代，衲子家鄉；坐知識四負，檀那信地。機緣始啟，乃唐盧祖手植菩提；夢感中興，實明按臺囊捐俸祿。王御史留方勒銘，炳煥精藍；愁大師掛鉢哦詩，指揮心要。⁽²⁷⁾

故大汕又在〈請募供眾錢糧緣引〉中寫到：“廣東乃四海五湖雲水來龍口，長壽係十州三島沙門總馬頭。”⁽²⁸⁾基於這種認識，大汕在廣南時，應已計劃將澳門普濟寺作為長壽寺這個“總馬頭”的下院，大汕以“四海五湖”的傳法使命為己任，因而在自廣南回來後加強與普濟寺的關係。

二、大汕到達阮氏政權順化、會安等地時期，正值清康熙海禁初開、洋船貿易急劇上升時期，對遠洋貿易具有參與精神的大汕，由此益加注意到澳

門在廣州-廣南航線上的咽喉地位，這也促使了大汕對普濟寺重修工程的參與。

《海外紀事》卷三記1695年舊曆六月阮王福周對大汕的談話：“自老和上到來，果叨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個字之惠。況往年洋船所到，多不過六七艘，今歲十六七艘，國用饒益，咸然福庇也。”⁽²⁹⁾這即是說，入港洋船幾乎相當於原來入港數的三倍。

《大南實錄前編》卷十乙亥十七年夏四月：

上謂群臣曰：商舶之稅，國初已有定額。……國初商舶稅，以順化、廣南，海疆延互，諸國來商者，多設該知國以徵其稅。其法：上海船，初到納錢三千緡，回時納錢三百緡；廣東船，初到納錢三千緡，回時納錢三百緡；福建船，初到納錢二千緡，回時納錢二百緡；海東船，初到納錢五百緡，回時納錢五十緡；西洋船，初到納錢八千緡，回時納錢八百緡；瑪瑤、日本船，初到納錢四千緡，回時納錢四百緡；暹羅、呂宋船，初到納錢二千緡，回時納錢二百緡。隱匿貨項者有罪，船貨入官。空船無貨項者，不許入港。大約歲收稅錢，少者不下一萬餘緡，多者三萬餘緡。

這即是說，大汕在順化及會安滯留時，都曾親見廣東船及瑪瑤船（即澳門船）來往於廣南。大汕對阮氏政權的出入口貿易的管理，亦十分關心。《海外紀事》卷五云：

臥病會安時，果公（果弘國師）再四乞舉劉清為管理洋貨該府之職，偶誤聽，作札薦之。王批准用舊例，應納國課銀一萬兩，限十日完繳。劉以王批，四處強壓勒借。逮途抵順化，眾客船主紛紛歸怨，備述其人素為不端，鑿鑿有據。念薦賢為國，本係美舉，若此其人，將必剝商害民，反為厲階，正擬明悉其弊。且彼更慙慙余贊助速成，然一誤不可，可再誤乎！遂卻之。而果公（弘果國師）甚為不悅，謀之近侍寵人，仍請老僧所薦，究成其



峽山寺原藏高僧寫真冊之大汕像（廣州美術館藏）

事，日後傷敗，罪過誰歸？因與國王論用劉清書。⁽³⁰⁾

如陳荊和先生指出，此劉清似為鄭成功鄭氏政權的餘部，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攻臺時歸附清軍之“藍總兵”⁽³¹⁾，後移民廣南。鄭氏嫻於海上貿易，劉清或亦略知進出口貿易知識。弘果國師與大汕之向阮王推薦此人，說明當時少數高僧亦對海上貿易甚為關心。

潘耒《救狂砭語》之〈與長壽院主石濂書〉指責石濂熱心商業。書云：“何又販賤賣貴，逐什一而操奇贏，洋船往來如織，將種種干禁之物餽遺彼主，邀求厚報？”又云：“海禁素嚴，今雖暫開，而私通外洋，闌出禁場，終非美事。縱無禍患，而以堂頭為賈豎之事，亦恐有玷門風。”⁽³²⁾

潘耒《救狂後語》之〈致粵東當事書〉云：“其尤不法者，則在通洋一節。海禁雖開，而出洋貿易，本商賈之事，僧而通洋，既非本分。乃石濂之通洋，則多將干禁之物，致諸交人，以邀厚利，有聞之命人縮舌者。如緞匹等，皆縷金於其端，作‘王府用長壽定’六字。”潘耒建議粵東當事“嚴禁其通洋，會同關部，嗣後長壽之僧不得一人出海，長壽之物，不得一箱出海。”⁽³³⁾

《救狂後語》〈再與石濂書〉云：“康熙二十年以前，片板不許下海。開此禁未及二十年，非久禁暫開，而何飄洋？貿易本商賈之事，未聞禪師而通洋。且汝之通洋，非特私出禁物而已也。置幕客王三耀等於彼國，將內地動靜一一報知，又令汝徒亦爾等，以重貨往江寧蘇杭等處採辦出洋之物，輒誑當事起批。”⁽³⁴⁾——則大汕所攜出在江南採買的禮品，原係粵東當事批准出海者。

清代野史《秦鬢樓談錄》云：“我國東南各省，與歐洲各國通商，自粵始。其奏許通洋舶，立十三行，便中外人貿易者，則在康熙中。其時，兩廣總督為吾鄉吳留村興祚。然吳督粵之先，有所謂石濂和尚者，已私與洋舶通貿易，則粵之通商，石濂實啟之。”⁽³⁵⁾

基於以上兩項背景，大汕在廣南期間籌措資

金，作為重修長壽寺乃至澳門普濟寺的資金，以使這些寺院作為完成他的抱負和使命的立足點。

1695年舊曆六月十六日，大汕回順化天姥寺後，阮王福周問大汕：“聞老和上常住經閣未成，是否？”余（大汕）曰：經閣係石制臺、朱撫軍領藩臬眾宰官同建，諸料備矣，惟大雄寶殿粵西當道所許，近聞別陞，則大殿尚缺耳。”王曰：“所費幾何？”余（大汕）曰：若全須七八千金。今幸木料已有三四，更得五千金可成矣。王慨然曰：老和上到來，某忝為弟子，毫無功德於老和上分中。今大殿錢糧，某歡喜肩任。明年歸時如意創建費，不我惜也。”⁽³⁶⁾即如大汕〈重建長壽因緣疏〉所記：“大越阮道者，五千金直下承當。阮王閱此疏後首肯曰：明春老和上歸，代我修建長壽殿堂。”⁽³⁷⁾

李鵬翥先生著〈澳門古今·開山祖大汕和尚〉條有云：

普濟禪院的開山祖可考者，人皆推大汕和尚。……清朝康熙廿四年乙丑（公元1685年），他應越王阮福周的邀請，前往安南（今越南）說法，……奉為聖僧。他藉盛名，積極串連志士，募得款項甚多，密謀推翻滿清。歸國時因海盜猖獗，幸他機警地將金帛藏於藤佛腹中，安全返穗。於是大修長壽寺，營繕白雲山麓的彌勒寺、清遠的峽山寺，並來澳重修普濟禪院。⁽³⁸⁾

李鵬翥先生對於廣南航行募集資金，及大汕一系來澳重修普濟禪院的關連問題，回答得非常明確。

“金帛藏於藤佛中”事，見樊昆吾《南海百詠續編》，略謂：

大汕號石濂，吳縣人，……居安南數載，積鏹鉅萬，與其徒捆載以歸，遂營繕茲寺。……今佛閣有藤織大彌勒像，即汕藏鏹南歸具也。⁽³⁹⁾

王漁洋《分甘餘話》卷四云：



後聞其(大汕)私販往安南,致犀象、珠玉、珊瑚、珍寶之屬,直且鉅萬,連舶以歸。地方官亦無誰何之者。今河南布政使遷福建巡撫許中丞(嗣興)為按察使,獨惡之,輒逮治,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路。⁽⁴⁰⁾

如前所引,《大南實錄前編》卷八記大汕“後歸廣東,以所賜名木,建長壽寺”。《大南列傳前編》卷六〈高僧列傳〉“謝光韶”條有云:“顯宗皇帝(阮福周)朝,嘗召見(大汕),與談禪教。上愛其精博,甚寵異之。善几諫,亦有補益。頃者都城外人,常夜失火,上親督兵往救之。濂諫曰:夜間昏黑,乘輿豈可輕出?白龍魚服,古人垂戒,願留意焉!上深嘉納,自是不復夜出。久之,濂辭歸廣東,賻贈甚渥,又賜名木。歸建長壽寺,自是不復往。”又云:

後因商舶南來,作寄懷詩四絕恭進,有引略云:“一江煙浪,道限重雲,八度春光,雪添花鬢。數人間之夏臘,憶天外之因緣。遙知紺殿蒲團,已證黃梅消息。爰遣渡江之葦,少伸縮地之懷。夜月通潮,馳來遠信。新詩贈遠,愧乏長言。詩其一云:

東風新浪滿江蘋,想見湖山雨露新。
自是陽和歸草木,太平人醉海天春。

余見原集,……明命年間,張好合奉派如東,登遊其寺,住持僧猶能言石老故事。⁽⁴¹⁾

大汕於1695年去廣南,八年後即1703年左右,大汕托人往廣南寄去此詩,詩中仍充滿樂觀精神。雖然在大汕去廣南四年後,回廣州三年後的1699年,潘耒大刻其書告發大汕通洋,大汕仍無所畏懼地與廣南舊好交往。大汕的見識與勇氣,是永載史冊的。

【註】

- (1) 姜伯勤:〈大汕大師與禪宗在澳門及南海的流播〉,《文化雜誌》中文版第十三、十四期,澳門文化司署出版,1993。
- (2) 姜伯勤:〈大汕禪師的澳門南海航行與唐船貿易圈中的禪宗信仰及媽祖禮拜——兼論17-18世紀之交唐船海客的宗教倫理〉,《澳門媽祖論文集》(1995.澳門),澳門,1998年。
- (3)(15) 陳荊和:《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臺北,1960,頁18。
- (4) 汪兆鏞(汪宗衍增訂):《嶺南畫徵略》。
- (5) 季子:〈大汕和尚與王漁洋〉,《藝林叢錄》第三編,香港,1975年。
- (6) 黃般若:〈大汕和尚自畫像〉,見《黃般若美術文集》,人民美術出版社,頁47-48,北京,1997年。
- (7) 章文欽:〈《澳門紀略》研究〉,見《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147-148頁,澳門,1995年。
- (8) 趙立人:〈屈大均澳門之行〉,見《嶺南春秋——嶺南文化論集(四)下》,頁763,廣州,1997年。
- (9)(11)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卷二,上冊,頁294-2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 (10) 姜伯勤:《澳門蓮峰廟與清初鼎湖山禪宗史——新見史料澳門蓮峰廟〈西天東土歷代祖師菩薩蓮座〉研究》。《文化雜誌》中文版第39期,1999。
- (12) 《廣東文物》卷二,出品攝影,119〈明遺民詩屏之二〉,頁44,上海書店,1990年。
- (13) 饒宗頤:〈清詞與東南亞諸國〉,《文叢》(下),頁789-790,學生書局,臺北,1991年。
- (14) 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十八冊,1862年2月5日條,臺北,1990年。
- (16) 《華夷變態》卷二十二,東洋文庫版,東京,1982年。
- (17)(20)(21) 大汕撰,余思黎點校,《海外紀事》,〈前言〉頁8-9,中華書局,北京,1987年;卷一,頁14;21。
- (18) 潘耒《救狂砭語》、《救狂後語》,見《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金陵覽古(外二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19) 《大南一統志》,昭和十六年印度支那研究會,東京。
- (22)(23)(24) 《海外紀事》卷二,頁38;40;41。
- (25)(27)(30)(36)(37) 《海外紀事》卷五,頁109;109-110;115;109;110。
- (26) 久野芳隆〈安南的佛教〉,見《南方圈的宗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42,頁151-186。
- (28)(29) 《海外紀事》卷三,頁60;63。
- (31) 陳荊和:〈釋大汕之廣南旅行〉,見《十七世紀廣南之新史料》,頁28。
- (32)(33)(34) 潘耒:《救狂後語》,見《瓜蒂庵明清掌故叢刊》,《金陵覽古(外二種)》,頁20;28;134。
- (35) 《清代野史》第七輯,頁253,巴蜀書社,1988年。
- (38) 李鵬壽:《澳門古今》,頁218。
- (39) 樊昆吾:《南海百詠續編》。
- (40) 王士慎:《分甘餘話》。
- (41) 《大南實錄前編》。

